

“忽悠女王”凭高超骗术骗得3800万

吉林女子范平平的“忽悠”本领可谓高超过人:她自称是“英国留学生、与著名画家黄胄是故交”;老公是“李克农的孙子、中央情报局局长”;儿子是“牛津大学博士”……借助编造出来的这些光环和高超的骗技,范平平共诈骗3800余万元。就连真正的高干子弟周北方也落进了范平平的诈骗陷阱。

骗子结盟

纳米技术忽悠富商

1995年3月,范平平用别人的身份证在北京和广州分别注册了两家皮包公司,范平平自己借钱,自己担保,与原中国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营业部签订虚假借款合同,骗取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据为己有。

2003年,47岁的范平平担任了国经协研究院的副院长,这一年她遇到了40岁的、已经有两个儿子又重新单身的李兆亘。一年后,两人在酒店举行了一场没有结婚证的结婚仪式。她将李兆亘包装成了“李克农的孙子”,并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央情报局”,让李兆亘当上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宣称李兆亘是“十七大组委会筹备组副组长”,将要进中央常委。还给他准备了一辆专车,由一个身穿军装的司机专门为李兆亘开车。

在被范平平和李兆亘诈骗的人当中,上海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山岗是最大的“冤大头”。2005年6月初,周山岗获悉北京正在筹建一个名称为“王府井大厦”的工程,便来到北京找关系,想对该投资项目,几经辗转认识了李兆亘、范平平。

周山岗不惜血本讨好范平平和李兆亘。于是,范平平和李兆亘经常在王府饭店等

高档酒店约见周山岗,让他请客吃饭,陪着逛街,每次都花费不少,甚至有一次,单给范平平买衣服就花了二三十万元。

将周山岗敷衍了一段时间后,范平平对周山岗说:“我老公刚得到内幕消息,你说的那个项目已损失了7个亿,如果哪个公司想承接这个项目,就得把损失都补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周山岗对她的“内幕消息”深信不疑,对“王府井大厦”项目失去了信心,但他并没有断绝和这对“高干夫妻”的来往。

2005年,纳米技术火遍大江南北,范平平便忽悠周山岗出资500万元注册了“中泰东鹏纳米微珠研究院”,范平平的儿子王乾鹏任法定代表人。接着范平平又让周山岗出钱买了一辆奥迪A6轿车和一辆保时捷轿车给她的儿子代步,价值人民币166.5万元。

李兆亘不但和范平平一起诈骗,自己也时常单独行动。2005年9月,李兆亘对周山岗讲,他手上有关几十亿的国家安全基金,但前一段时间因为拿了一部分购买建设银行的原始股票,现在马上要审计了,还有1000万元的缺口,就向周山岗借。“中央首长”亲自开口,焉有不借之理,于是他分几次将1000万元汇入李兆亘指定的账号。

周山岗当然不会知道,这笔钱被拿来补李兆亘一笔诈骗款的漏洞。剩下的钱买了一辆沃尔沃轿车和两块名表,另一部分打到了一个神秘女人的账户上。

范平平并不知道,她一手包装起来的“老公”李兆亘背着她在外面找了一个情人,并且从骗来的钱中前后共拿了400多万元打到情人的



范平平(左)李兆亘(中)与范丽丽(右)等被告人在法庭上

账户上。

2005年10月,李兆亘又忽悠周山岗成立一个安全技术公司,周山岗将300万元汇入李兆亘的银行卡内。到案发为止,周山岗被范平平和李兆亘共骗去了1800多万元。

以假乱真

冒牌货忽悠周北方

被范平平和李兆亘骗过的人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周北方了。周北方是前首钢集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曾任首钢集团一家子公司的总经理。1996年被以受贿罪、行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之后因病保外就医。

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名门、见过大场面的高干子弟,也被范平平和李兆亘杜撰的假高干子弟“忽悠”了。2005年,周北方经人介绍认识了范平平和李兆亘。正准备东山再起的周北方屈尊来到范平平的研究院工作。

2005年10月,周北方出资50万元注册了中泰瑞宏证券投资咨询中心,隶属于范平平的研究院,由王乾鹏任法定代表人。后来,周北方将做煤炭生意的王老板和

马老板介绍给了范平平和李兆亘。王老板出资3000万元注册了中泰生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股东由王老板、王乾鹏、范平平的研究院组成。李兆亘还“顺便”向王老板借了400万元。

周北方以为在范平平和李兆亘这两位“高人”的帮助下,自己很快就能打个翻身仗。不料,2005年10月底,曾被“中央情报局局长”骗过的一个人朋友甘先生提醒周北方后,周北方大惊失色。经过商量,大家决定找范平平和李兆亘说清楚,把钱要回来。

后面发生的事情非常具有戏剧性。2005年11月21日,北京市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李兆亘报案称:李兆亘和范平平、王乾鹏在某大酒店就餐时,被周北方等人带领30多名穿着黑衣的人手持刀、枪等凶器绑架,以暴力、威胁手段划走账面资金1053万元。

由于报案金额巨大,而且涉及保外就医的周北方,北京警方共出动警力100余人次进行一系列调查工作,查明李兆亘、范平平所报案件与事实不符。

范平平和李兆亘没有想到的是,此举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在范平平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她的弟弟范森森、妹妹范丽丽和李兆亘的女朋友杨某也随之落网。范平平的两个儿子都逃到了国外。

鱼死网破

“忽悠女王”本色受审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范平平依旧不改“忽悠”的本色,连连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哭天喊地讲述公安机关如何刑讯逼供,自己如何被绑架等“遭遇”。

当辩护人询问范平平是否知道李兆亘的局长身份是假的时,范平平还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说:“那是真的,我见过他的工作证。上面印着‘中央调查委员会主任特派员’。”可是,站在她身边的“亲密爱人”李兆亘却嘟囔着说:“范平平见过我父亲,知道我不是李克农的孙子。”

对于十几年前的那起诈骗案,范平平甚至忽悠上了已故老艺术家黄胄,称自己是黄老的好友:“我与黄老认识多年。他对我评价很高,那2000万都是经黄老的手,我只是受黄老之托替他办理了些手续,其余的我一无所知。”而范平平办理的所谓“手续”,就是将2000万元装进自己的腰包。

2007年11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范平平和李兆亘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范平平的弟弟妹妹和李兆亘的女朋友杨某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人民法院报

评论

诈骗大案的共同特点

细究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诈骗大案,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里的“大旗”就是权力。范平平、李兆亘诈骗案很能说明中国特色诈骗案的特殊性,也说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本质以及权力的神秘性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假冒的权力在没有被识破的时候就有与真正权力一样的神力。被骗的各路老总并不是弱智或者痴呆,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被范平平、李兆亘挂在嘴上的那些高官和“关系”,而不敢得罪高官和“关系”的原因是,高官手中掌握着他们的生杀之大权。这一点,不但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到了,那些骗子也看到了。于是,那些奇奇怪怪的骗局就被制造出来了。

冒充高官诈骗案凸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权力的神秘性,以及政府官员和公众之间的交往渠道的封闭和堵塞。

中国传统化的文化里,没有发育出真正“官民平等”的基因,只有权力意识和对权力的依附意识。官本位像病毒侵入民族文化的肌体,成了难以治愈的顽症,几千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发作。

对于普通老百姓和企业家来说,常常感觉自己生存的处境非常脆弱,常常受到来自权力的侵扰和恫吓。因此,需要特别的保护。寻求保护的方式就是向当权者献媚或者向当权者行贿。这种购买有时是主动的,这是因为权力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有时是无奈的,这是因为权力可能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私分明,公共权力只能用来处置公共事务,而不能用于谋取私利。其实谁都明白,如果骗子所冒充的官员没有这样那样的权力,还有谁愿意跑去大献殷勤呢?

科学家河马群中当“卧底”上演无间道

美国动物学家布拉迪·巴尔为了获取野生河马的汗液来研发新型防晒乳和杀菌剂,不久前竟然披上了88公斤重的河马装,伪装成一头大河马混入了赞比亚国家公园中的河马群中。然而令巴尔没有想到的是,他非但没成功取到河马汗液,反而连自己也陷入了泥浆中,一名公园管理员及时接警赶来,这才将巴尔救离了险境。巴尔河马群中当“卧底”的经历已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成了纪录片《布拉迪·巴尔的危险遭遇战:卧底河马》中,该纪录片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播出。

为研究河马汗液 假扮河马当“卧底”

警方潜入犯罪分子的巢穴进行卧底,今天听起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45岁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动物学家布拉迪·巴尔为了提取野生河马汗液进行科学研究,不久前竟然披上了一副大约88公斤的“河马装”,将自己伪装成了一头大河马,混进了赞比亚南卢安瓦国家公园内的河马群中!

据悉,河马的红色汗液中包含着独特的分子结构,它能起到防晒霜的作用,在非洲炎热的太阳下保护河马的皮肤;同时河马汗液中还含有强大的防腐剂和杀菌剂,科学家相信,通过研究河马汗液不仅可以研发新型的人体气味。

人类防晒乳,同时还可以找到防止人们遭遇细菌感染的新方法。

尽管科学家已经从动物园中的河马身上提取过汗液,但科学家仍然希望提取到野生河马身上的鲜红汗液,进行化学成分比较,科学家相信,野生河马身上的汗液要比动物园内收集的河马汗液浓稠许多。

特制“河马装”

可抵御2.7吨重河马攻击

据悉,赞比亚南卢安瓦国家公园内拥有1万多头野生河马,一头成年河马重约2.5吨,它们拥有吓人的大嘴、獠牙般的利齿,野生河马是自然界中最具攻击性和好斗性的野兽之一,连狮豹都让它们三分,在非洲,每年命丧河马袭击的人比命丧狮子口中的人还要多。科学家想上演“无间道”,混入野生河马群中提取它们身上的汗液,可想而知有多么危险。

巴尔躲藏在内的这副“河马装”是由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标本剥制师设计制作的,制作者将母河马皮标本覆盖在由防弹装甲材料制成的钢管和铁皮上,它可以抵抗2.7吨重的成年河马的攻击,以防万一发生意外,巴尔不致于受伤。当这副“河马装”被送到赞比亚南卢安瓦国家公园后,又被涂上了河马粪便和泥土,从而可以掩饰巴尔的人体气味。

河马没有识破 “卧底”反引狮子注意

巴尔在南卢安瓦国家公园中披上“河马装”,到河马群中卧底的第一天,河马们压根就没有理会这头假扮的同类,只有一头狮子在巴尔身边好奇地徘徊了许久。

巴尔的计划是,当他成功靠近一只河马后,就从自己的“河马装”里伸出一根长管轻碰河马,来取得它身上的新鲜汗液。可是,采集河马汗液的工作远不像巴尔原先想象的那么容易,他除了要在摄氏38度的高温下蜷缩身体躲在“河马装”内,同时还要忍受让人眼泪直流的恶臭气味。

“河马装”太重陷入泥浆 公园管理员救出科学家

令巴尔更加意想不到的是,由于这副“河马装”实在太重了,一次当他慢慢移动靠近一头正在一处溪流中洗澡的河马时,他竟陷入了泥浆中。他越是挣扎,反而陷得越深。而此时那只真正的河马正半浮在他前面的溪流中朝他这边观望,巴尔不敢擅自爬出自已的“河马装”,只好通过无线电设备向公园管理员求救。

一名公园管理员带着一把来复枪偷偷潜到巴尔身边,幸运的是,那头河马也许认为不值得为两个人“大动干戈”,它爬出了溪水,朝相反的方向离开了。公园管理员这才将巴尔救出了泥浆,巴尔既

感困窘,但同时又大大松了一口气。

除了自己流了不少汗 没取到任何河马汗液

据悉,巴尔一共冒充“河马”在赞比亚南卢安瓦国家公园中进行了4次提取河马汗液的尝试,他在38摄氏度的烈日下,总共躲在“河马装”内扮了6个小时的河马,可他除了自己身上流了许多汗之外,压根没有提取到任何河马的汗液。巴尔说:“当我躲在河马装中时,我感到既厌倦又沉闷,不过最糟糕的是里面热得要命。”

巴尔已于上个礼拜返回美国家中,他将4次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河马装”具有缺陷,巴尔说:“这副河马盔甲太重了,当它开始陷入泥浆时,我意识到我不可能完成任务了。这副盔甲的设计有许多缺陷,它实在太重了。我们本来认为靠近河马群是最困难的部分,可没想到靠近河马群却相当容易,反而是这幅盔甲和它的缺陷使我们功亏一篑。这副盔甲既重又笨拙,不过它却让河马群接受了我。我们将尽快重返非洲,我希望下一回的尝试能够一举成功。”

美科学家曾

假扮鳄鱼混入鳄鱼群

据悉,美国动物学家巴尔并不是第一次乔装打扮到动物群中“卧底”,去年,他为了近距离地研究尼罗鳄的生



藏身“河马装”内的巴尔靠近一只长颈鹿



“假河马”陷入了泥浆中

活习性,就曾经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披上一副鳄鱼道具,假扮成一条鳄鱼,“鱼目混珠”地混入了一条河堤旁的鳄鱼群中!

“假鳄鱼”巴尔像鳄鱼一样慢慢地在河岸上爬行,最后他设法混入了鳄鱼巢穴,将一些“电子数据记录器”绑缚在了那些鳄鱼的尾巴上。这些数

据记录器可以监控鳄鱼的行动,为科学家提供诸如鳄鱼洞穴温度等生物学信息。

巴尔博士接受采访说:“爬向鳄鱼并不是那么容易,更糟糕的事情是爬进它们的窝里。任何时候你试图这样做,你都是在为自己寻找麻烦。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一定认为我发疯了。”

兰西